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檣杵萃編  
第十五回 侍疾承恩正名有待 酬庸表績特薦頻邀

這賈端甫得的是甚麼喜報呢？原來是委他署彰德府，那轅門上抄了牌示來討賞的。次日一早，賈端甫就趕緊上院謝了牌示，又到藩臬首道那裡叩謝各位上司，見面自然有許多恭維勉勵的話。回到公館，那道喜的、請酒的、薦朋友、薦家人的絡繹不絕。接著奉到飭知，又上了幾處衙門，忙了好多天方能料理行期。這張全想起太太害的是個無藥可醫的相思病，那怎麼會好呢？不過等死罷了。死了之後老爺如果續弦或是納妾，知道是個甚麼樣子脾氣的人？老爺是中年以外的人，雖是外面道學，遇到那青春女子，只要是善於籠絡些的，未有不好。他所制設或老爺被他制住了，有許多事於我很不便，當不如趁這時候，把我這女兒獻了進去，將來同這位老爺親近親近，倘然被他看中收用，那時我就是一個西宮國丈，這恩寵威權豈不格外堅固。況且他這位少爺大起來，也是個昏懦無用之人，將來他一生的宦囊也就在我掌握之中，即使不能成事也沒有甚麼吃虧。而且我這女兒是個風騷靈活知情識趣的人，任他再學些同他朝夕相親，沒有不上釣的。這女兒在家鄉的時候，雖從小兒許過人家，好在也是個貧家小戶。將來如果有甚麼話說，只要請老爺賞他幾個錢，也沒有不了的事。想定主意，同女兒商量，女兒也甚願意。這天，賈端甫正從藩台衙門吃酒回來，張全跟到簽押房裡回道：「老爺動身的日期已揀定了，太太這病恐怕一時不會好，路上是不能不要人服侍的。這個老媽子是省城人，帶了他去萬一有點不合式，要開銷他，回來那可不容易。不如在省裡回了他，叫家人的女兒進來服侍服侍太太，等到衙門裡再找個那裡本地的老媽子，豈不便當些。」賈端甫一想，這話很有道理，說道：「你願意就叫他進來也很好。」張全道：「家人受老爺十幾年的厚恩，全家都是老爺的人，敢說甚麼願不願，明兒就叫家人的女兒進來。」第二天，張全果然把他這女兒小雙子送進上房。這小雙子是向來得這太太小姐喜歡的，這回看見他進來，周氏太太雖在病中，見了也覺心喜。就是煎點藥、熬點粥，也要比那老媽子細心多了。晚上就在太太房裡大牀旁邊，鋪了一張小牀睡的。太太微微的一叫他就起來，要茶要水他都是臨睡的時候預備的妥妥貼貼。就是老爺早上的臉湯漱盆，點心小菜等無一不當心。晚上老爺睡覺脫下的衣服，折疊的齊齊整整，不但比那太太病的時候服侍得周全，就是那太太不病的時候也還沒有這麼細緻。那個老媽子是他進來不多兩日就開銷了，隔了幾天動身期近，這小雙子同著靜如小姐把那些箱籠細軟歸得有條有理，一路上服侍老爺、太太，照料行李物件，上車下車，沒有一點不留心，這位賈大人看了心裡十分喜歡，想這人真是個治家能手。到了衙門雖另外僱了一個老媽子，不過洗洗衣服、倒倒馬桶、掃掃地，那老爺太太身邊還是留這小雙子在裡頭服侍，沒有放他回去。那小雙子也忠心戀主，不敢辭勞。這位賈端甫接印之後心裡想：我引見回省不過半年，就委我署了缺，上司這種知遇必須好好的做點聲名，方足以圖報。遇事加意整頓，凡有屬員公事上來，只要有些微罅隙定見要指出痛駁，就是稟帖裡錯個把字，文書裡漏塊把印，都要嚴行申斥的。下車之始，首先辦的兩件要政是：禁閱斥時事的報章，劈毀小說書的板片。次則封閉娼寮妓館，驅逐把戲馬班。最喜歡的是便服微行，刺探街坊事體。有一回，看見街上一個女的同那男的說話，那男的不曉得說了兩句甚麼話，拿這女的開心，這女的就笑著在這男的身上打了兩下。他就叫街上巡警把這男女兩個帶了過來，一問是夫婦兩個。他說這女的毆打丈夫干犯名義，就喝令當街掌責。這男的跪著哀求說是夫妻們玩耍的，並不是真正毆打，要求寬免他說：「妻毆夫的罪名甚重，這已是從輕發落。你治家不嚴，也還應該責打，還敢替他求情麼？」到底把這女的打了幾十嘴掌才算。又一回，看見小戶人家一個七八歲的小孩子，扯著爹娘打罵，也叫巡兵扯了過來，當街打了一百板子，說：「這小孩子小小的時候就打娘罵爹，若不儆戒儆戒，將來大了必定要犯上作亂的。」從此，嚇的街上那些小孩子，看見賈大人的影子都是怕的。有的時候人家小孩子哭鬧，那父母只要嚇他說：「賈大人來了。」這小孩子就不敢哭，真有吳下兒童聽著張遼名字就心驚的光景。最恨的是，婦女們妝飾妖冶，說這是冶容誨淫大關風化，看見婦女們留著長長的前留海，他就拿來，當街叫剃頭匠通剪了。有的時候，還要請這女的吃幾十個五分頭。有一次，一個紳士家的婦女，是才從江南回來的，走到門口買花，卻是留的長留海，被他看見，登時抓到街心跪著，叫剃頭的來替他剪去，還罵了幾句「不要臉的淫貨」。總算因為紳士家的沒有打。這婦女羞愧難當，回到家裡就尋了自荆這位紳士氣的要去上控，經親友們攔住說：「這位太尊是撫台、藩台最賞識的，你去上控也沒用，弄的不好還要說你家教不謹吃些虧呢。」這紳士只好含冤忍氣的罷了。

這賈太尊尤恨的是賭館，自然早已禁絕。就是人家家裡看看牌，被他拿到，也是不輕恕的。有一次，一個人家過生日請了幾桌客，早上吃麵之後，留著客人等晚上吃酒，日長無事，就打了兩桌麻將消遣消遣，被他得了風跑去捉了，就在那壽堂上打了個落花流水。內中有兩個是秀才，一個是別省候甫的佐親，他就說：「我也不革你們的功名，只叫你們見不得人。」

登時喊了剃頭的，把這三個人的辮子全行剃去，卻在右偏留了一撮頭髮，同那小孩子留的歪桃子似的。學堂老師聽見信，迎合府大人的意思，趕緊把這兩個秀才注了劣，他本衙門的經廳老爺，在上房裡同太太、姨太太、小姐打打牌，他又曉得了，悄悄的帶著人走到經廳的衙門，擁著那經廳的傭人不許通報，一直進了上房當場拿獲，全數帶回衙門。依他的意思，竟要把這經廳的太太、姨太太、小姐當堂掌責，幸虧那安陽縣得了信，趕緊跑來再三求情，這經廳的太太們才算免去這個丑。後來他到底上詳，把這位經廳撤了。他這微行也有上當的時候，有一天，在一家茶舖子裡，天已快黑，他坐在旁邊黑暗的地方一張桌子上吃茶，聽那一張桌子上有兩個人談心，一個說道：「我們這位府大人真算是辦事認真。」那一個說道：「我看算不得，他做的這些事有些全是應該捕廳做的。做了一府的大人，自然要保住這一府的居民安居樂業那才盡了知府的责任。你看現在滿境的強盜大盜，弄到商賈戒途。前天，城外頭一家客店都被搶劫，他也不能保護，聽說還有拿來的強盜被他放了的呢。」

只有我們吃教的出了點事他還當心些，我尤不佩服他的是驅逐流娼。若說是流娼害人不得不驅逐出境，他不過換個碼頭，還去做他的流娼。難道鄰境的百姓就應該受害麼？況且這些龜鶩娼妓也是中國的子民，若鄰境也都這樣攆法，叫這些人又到那裡吃飯去呢？難道逼他餓死不成？地方上的風俗好壞我看也不在乎，做官的不能想法子養活子民，致他們做了這種下等生涯，反驅逐他們來做自己的聲名，這種也算得實心愛民麼？」

賈端甫聽著又愧又惱，要想辯駁兩句又無可辯駁，要想說他毀謗官長收拾收拾他，聽他說起又是個吃教的，倘然拿了他洋人說起話來那可是個沒完。想來無法，只好忍著氣，悄悄的溜回衙門。他那衙門裡的關訪可真是十分嚴密，凡有來拜他衙門裡師爺的，他吩咐過執貼家人同號房把門的總得先來通知他，如果師爺請見，他就穿著衣帽，恭恭敬敬的到師爺房裡坐著替他陪客，這客要走，他還要恭恭敬敬的送轎，不坐轎子的，他就叫亮門親自送到大堂簷口。他說：「尊敬老夫子的朋友，正是尊敬老夫子。」弄的這些師爺親友，皆怕勞動這位太尊，不敢輕易登門。他每天早上帶黑就下了簽押房，略為坐坐，就跑到各位師爺書房外頭去轉，看見師爺用的家人就說：「大約師爺還沒有起來，我也沒有甚麼要緊的公事，天氣還早，不必驚動。」

說著去了。不多一刻，他卻又來轉，總要把這位師爺轉了起來才算數，可也是真沒有甚麼要緊事體。每天吃飯，府衙門裡的師爺，他總是陪著一桌吃，那師爺如果伸著筷子夾一筷遠邊的菜，他就立刻吩咐家人，把這菜送到某師爺面前，他這大廚房的菜，實在壞到不堪他卻能吃，師爺如果說菜不好，他立刻叫了廚子來罵，有時還用馬棒來，嘴裡卻咕嚕著道：「他們曉得我是不恥惡食，食無求飽的，所以弄到如此。」他請的一位賬房師爺是他一個同年的叔子，有五十多歲的年紀，是個江浙人，舒服慣了的，天天吃這壞菜，實在有些難受。這天自己燉了一隻鴨子，恐怕東家說他浪費，又怕人家分他的肥，意思一人獨享。到了吃飯的時候，推說今天吃不下，不出來吃，這賈太尊趕緊到房裡問老世叔怎麼吃不下飯，這位賬房師爺只好說今天稍微有些感冒，他說：「老世叔在客邊身體是最要緊的，既有感冒非得要請醫生來看，若要耽誤了，我們同年將來要怪我的。」連忙叫家人去請醫生，醫生來了，他自己陪著診了脈，那醫生不過說是受了點風，停了點食，開了些蘇葉、訪風、谷芽、只青之類，登時叫人買了藥，看著煎好，送與這位師爺吃下去，又交代煮點稀粥，預備一碟鹽小菜，說是有感冒的人，飲食總宜清淡些，兩頓都是他看著吃的。到了第二天，

那只鴨子已經變了味。可憐這位師爺鴨子吃不成，倒吃了一貼藥，真是被他恭維苦了。他雖然如此不近人情，然究竟不能出乎人情之外。白天如此辛苦，到那更深夜靜的時候，擁衾自暖，倚枕唉歎，也不免有寂寞之感。況且他雖是做出那種道學樣子，其實他心中未嘗不貪花戀色，只要看他從前見了那雙鈴的一番情態，同他夫人向著白駢儀說的那些話，也可以窺見他的隱情。

他這回從上年入京起，就未能親近女兒色，回到家裡同他這太太聚了。不多幾天，這位太太就為病魔纏擾，香桃瘦損，弱骨支離，怎能再替他相如解渴？這大半年下來，賈端甫雖然強自矜持，也就真難排遣。

這卻也是人情，你看泰西人到了情慾發動的時候，如無家室必定要找一個娼妓來發洩發洩。所以，那輪船到了碼頭，就有些鹽水妹去伺候，這些大副二副也就公然請他們同到艙中了卻一番春興。原為衛生起見，不像我們中國近世的人，看見人家掖娼挾妓就說他有乖行止，必定強為抑制，往往有因此弄出終身不治之症來的。記得有一位京官老爺，家道寒素，不能攜眷住京，又顧惜聲名，不敢去尋花問柳，在京裡硬熬著，獨宿了二十多年才得外放，接了家眷到任。那曉得他在京裡熬久了，及至家眷接到身邊，只要一靠著女人的肌膚那精立時就泄，竟成了一個脾弱之症，不久即赴玉樓，又無子嗣。為著拘守這點操節，倒成了一個無後為大的不孝。這是何苦呢？所以，這位賈端甫的良宵難耐，卻不能責備他的道學不堅。有一天，正在輾轉反側好夢難成的時候，覺得有點口渴，想吃一壺茶，自己又懶得起牀，就微微的喊了一聲小雙了，那小雙子卻十分心靈，也就低低的應了一聲。這時八月下旬的天氣，只穿著緊身衫褲，跣著弓鞋，走進裡房間要甚麼。賈端甫說：「我要吃口茶。」

小雙子就連忙在雞鳴壺裡倒了一碗，伸著玉蔥一樣的尖手遞與賈端甫手裡。賈端甫低著身子，映著燈光看他這雲鬢微鬆，酥胸半露，一種睡態慵狀，道學人也不能不為之動心。就說：「我腰背覺得有些酸痛，你來替我捶一捶。」這小雙子就在牀沿上坐著，斜著身子替他捶了幾下。賈端甫道：「你偏著身子不好捶，不如到牀上來捶罷。」小雙子就上了牀，那兩瓣蓮鉤微微觸到身上，一雙玉筍輕輕捶在腰間，賈端甫的興致更耐不得了，就拿手在小雙子緊身小衫之下慢慢的伸了進去，在他背上一摸說：「阿呀，你身上凍得冷涼，快睡下來替你溫溫罷。」

小雙子佯作含羞不理，賈端甫的手又伸到前邊，小雙子把身子一閃，賈端甫趁勢一起，卻也巧將將的就倒在他的懷中。賈端甫摟著他，臉靠臉的說道：「你從了我，將來還怕沒有好處呢？」

那小雙子也就如桃李無言任他輕落，也還像那周氏太太新婚之夕，伸伸縮縮的做出許多嬌怯不勝的態度。賈端甫是從未嘗過原封花雕的人，以為是生辟蠶叢，卻不道已有板橋人跡，可憐他一生只消受了這兩隻鸞邊細紋，卻都是那白駢儀替他導其先路，大約也是前世因果。自此以後，這小雙子已蒙臨幸，自然夜夜承歡。那位周氏太太看著，雖不免微含醋意，然平心一想，自己行將就木，此席終須讓入。這小雙子平素服侍的也很殷勤，又何必做這無味的冤家，淘那許多閒氣。也就聽他衾傭被抱，做一個半明半暗的小星。這小雙子倒也十分和順，雖然伺候上了老爺，卻還不肯忘了太太，藥爐茶鼎事事經心。而且在老爺身上服侍的更為周備，就是濯足浴身也就不避嫌疑躬親其役。這位老爺同著這位太太也都十分憐愛。

不料，這位周氏太太的病勢到了霜降以後，日重一日，始而夢中吃語，既而睜眼狂呼，後來竟青天白日赤身露體，仰臥胡言；或則深夜起牀，挺身狂走；有時濃妝豔裹，有時披髮亂頭；有時痛罵賈端甫，說是被他奸騙破了他的美滿姻緣，聲聲要送他回那通州；有時嚎淘痛哭，說是生成苦命，雖有父母、丈夫竟無一日稱意；有時要剪髮為尼；有時要懸樑自縊，說他是遇著鬼魅又不是鬼魅，說他是患了瘋癲又不是瘋癲。清楚的時候言動無常，糊塗的時候情理莫喻。鬧了一個多月，又變個昏迷不醒在那牀上，數日不言不食，叫他也還答應，忽然一日神氣清爽坐了起來，叫了兒子女兒，到了面前看了一看，兩個眼裡撲簌簌的滾下淚來，說道：

「唉，我一生遇人不淑，誤此終身也無從說起。照你老子這樣心行，看起來你們這兩個嬌生，半來也未必有甚麼好處。這也是各人命命中注定，我也顧不得你們了。」也叫了小雙子到面前說：「我死之後，你就正了這位罷，但願你好好的服侍老爺，不要有始無終，像我這種苦命。」

說著就覺氣逆要吐，小雙子連忙取了臉盆過來，吐了一口血，睡下去連喊兩聲「我好恨阿！」就睜著眼睛而去。這一雙兒女連連舉哀呼喚，小雙子將帳子扯落，一面叫老媽子在上房門口招呼了外面家人報知。賈端甫也免不得進來痛哭一場，一面吩咐張全備辦棺盒成殮。在這破鏡分釵的時候，卻來了一個升官喜電，原來撫台因這賈太守上年在光州等出力辦案，保了他一個補缺得以道員用，並賞加三品銜。這時候真是弔者在室，賀者在門。卻也是這位周太太的死後風光，那成服開弔點主出殯，卻增了無限光彩。從前有人，送人家的祭障，將那「生榮歿哀」四字，故意誤釘作「生哀歿榮」，其實，大可以拿來送了這位太太。賈端甫因一時不能回籍，就把靈柩暫寄在一個廟裡。

喪事畢後，這小雙子在那枕邊會底也曾向那賈太尊提過一次，像那李鳳姐跪在正德皇帝面前一般，要想討過封號。在賈端甫的意思也很愛他的嬌姿。但是，一來有鑒於從前那東家寵實生的覆轍，恐怕天理循環，那時豈不被人說笑。我未正名收房，即使有點甚麼事情，這綠帽子不是我戴的，不能算我的帷薄不修。二來想著那位受恩深重的嚴老師，他也是四十斷繼位，既未續娶又未納妾。我也有兒有女，現在若要置了妾媵，豈不是不能衣鉢相傳，人家必說我過欲功夫未到。所以，當下沒有慨然應諾，只含糊著說：「好在總不少你的穿戴吃用，何必忙在這些上頭呢？」這小雙子心裡雖也想做一做現任府大人的姨太太風光風光，繼而一想，這位老爺那種家庭官派，死的這位太太已經受夠了，我做了他的姨太太還不知要受些甚麼規矩，恐怕倒不及這偷偷摸摸的一切可以自由，好在目前夜裡是陪著老爺睡的，日裡是同著小姐坐的，老媽子是我差遣使喚的，衣服首飾要甚麼他也不肯不與我甚麼，與姨太太也沒有甚麼分別，又何必急急爭此名號呢。那張全早已曉得這位老爺已經入了他那位千金的風火神圈，早已拿穩了，是一位准太師了。

到了太太出了殯，看那冊封的懿旨還未下來，也頗想上本奏請。

後來想道：「我這女兒既已與他同衾共枕，是早已把他箍定了的，還怕他捱到那裡去？今兒說明白做了他的姨太太，那名分一定倒也沒有甚麼生發，這小丈人掌權是官場最易惹人說話的，這位老爺又是個沽名釣譽的人，萬一他倒避起嫌疑同我疏遠起來，那豈非弄巧成拙，不如讓他含混著，這操縱之權在我還覺得活動些。三個人各有一個意見，竟不去爭這三字的虛名，只苦了做書的說到他的時候，要多下幾個字的稱呼，不能竟說他是姨太太罷了。」

這賈端甫在任連年飭做的事體，無不合乎上意，那米湯的批語也不知奉了多少，他屬下的州縣曉得他是上司的紅人，也就奉令維謹。只要是他的札子下去，無不雷厲風行，那百姓的死活也在所不計。有兩個同他違拗點的，皆被他密密的一個夾單就撤了。他卻廉異常，屬員們就是饋贈點吃的東西，他都要正言相卻。但是他雖如此清廉，做的又不是個十分優缺，而他的宦囊頗覺從容。為辦本郡學堂，他首先損廉兩千金。為創撫台替他專折奏保，說他雖聲名不敢仰邀獎敘，可否俟歸道班後，賞加二品銜頂戴以示鼓勵，奉到硃批，是著照所請。他那位知己的藩台喬子寶方伯卻好又升了浙江撫台，他得了這個電信，就趕緊打了一個密電到省裡，是藩憲鈞鑒：恭叩開府大喜，憲節入親需用必巨，卑府歷任雖不優，幸自奉儉約廉俸，尚有所餘已托日升昌匯到五竿入都，以備憲台到京取用，出自感激，微忱憲台，當不以盜泉相親，務求賞功，卑府崇方伯謹稟。那位喬藩台接到這個電報，他雖也是個清操卓著的人，但這賈端甫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，這是出於一片誠心感恩圖報，與那些貪錢賄賂的不同，況且升了撫台進京，升見用度也很不少，正在需款也就破格莞存接著。這位胡兩帥，因為有幾位做京官的親友，替他生母老太太在禮部呈請奏准旌表節孝，要替老太太建坊，賈端甫得了省裡坐探的朋友密信知會，就趕緊上了個稟帖，大致是：「卑府生平最敬重的是忠孝節義，現在聽見老太太榮膺旌表，真是足以風世勸俗的事。所以，搜索囊裏竭誠報效三千金，以備建坊之用。」胡兩帥一想，這是為表彰上人清德的事體，不比那尋常饋獻，似乎不能不收，也就寫了個「奉慈命謹領謝」的帖子寄了回去。卻想著這位太守如此多情，何以為報？趁著國家下詔求賢的機會，上了一個折子，說這賈崇方是：「學識精純，操守廉潔，勤政愛民，實事求是，循良之選，遠到之方。」請飭部帶領引見。旨意也就照准。以三千金換二十四字，比那古人一字千金卻要便宜多了。這賈端甫既然得了明保，想知府再去引見

沒甚意思，就在賬損案內損過道班替他算算，這些報效應酬捐項統計總在一萬五六千金之譜，那彰德府的進項是算得出來的，他的清名又已上至九重，又本是寒素，卻不知從哪裡來的能於予取予求源源不絕，也要算是一個經濟學家的神手。過班之後，就請委員接署交卸。回省卻好接著喬中丞的信，說是召對的時候，又力保他為監司中不可多得之員。

浙江吏治廢弛，將春到了浙江還要奏調，上頭也答應了，叫他趕緊料理進京引見的話。他就請了咨文北上到了京中，這時候，他那位厲老師雖沒有再進軍機，朝廷念係師傅大臣恩遇也十分隆重，已經得了協揆。見面之後，自然歡喜非常。他那一位對頭熊大軍機，早已賞給陀羅經被加恩，予謚諭賜祭葬飭，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回藉去了。賈端甫見過各位軍機，自然送了些照例的饋贈。那位洪中堂跟前還有些特別的孝敬，至於數目多少，逢著道學先生做到，這些事體最為秘密，雖是自己妻妾兒女面前都不肯漏泄一字，比那婦人家偷漢子還要口緊些呢。所以當道里頭也最願意提拔。這種外方內圓的人，你叫做書的到哪裡去打聽，又何敢替他隨意鋪敘呢？這個當口，那浙江喬撫台奏調的折子也到京，引見之後，召見下來就奉了諭旨，是：「本日召見之河南候補道賈崇方仍以道員帶往浙江補用，並交軍機處存記，欽此。」次日謝了恩，又到各軍機那裡叩謝。

這位厲中堂也請他去盤桓了一日。他因為急於要到浙江，在京耽擱不到一個月，就到各處辭行，出京回到河南。這一回，他公館裡雖然只有兩個雜費，一個是有愛弟相陪，一個是甚念前程遠大，倒都還安安靜靜的沒有出甚麼新聞。他就帶了家眷，扶了他太太的靈柩，到了漢口上了輪船。過鎮江的時候，打了張全僱了民船，送他太太的靈柩過江由河回通州。

他本來也想自己送了回去，一來恐怕到了家鄉，那些親友要找著他借錢薦事；二來因為浙江撫台相需甚殷，多此一轉耽擱許多時日，所謂官身不自由，也是無可奈何的事體。到了上海，進了長髮樓，上了樓梯就遇到這多年不見的同鄉同年達怡軒，這就同那上回的書銜接，只因做書的不肯用那「話分兩頭」的俗套，所以常用這倒戟而入的法子，賈端甫又是這部書中的一位出色人物，他的歷史不能過於從略，所以補敘了這兩回。

看書的固不免覺得隔斷了上回書氣，就是那位急於到任的全太守，恐怕也要等得心焦，下回得趕緊接敘他了。